

紫花·夢·江湖

作者: 九門無才子

Powered by [紙言](#)

序

序

這是一個發生在古中國某朝代的故事。

這故事同時可說是一個夢。夢，就是一種想像，一種幻想，有時更是一種希望和祈盼。我將我的夢，都注入這個故事之中；希望諸君欣賞之時，可以感受到它的活力、它的生命。

人生到底是莊周夢蝶，還是蝶夢莊周，我有時也很迷茫；好像這個我不是我似的。我會不會只是某人的想像？某遊戲中的非玩家角色？我的思想真的是我的思想？會不會是某人的指示才令我作出這個選擇？我創作出小說中的角色，如果他有了自己的思想，是否又會有同樣想法？夢，就是一種如此奇妙的東西。

看了這故事，各位看倌們可能都會明白，人類其實是落入了爭鬥的循環。人類的歷史是不斷重覆的，相似的事不斷發生，其實也不足為奇。人類，聚在一起就自自然然會有事情發生、就自自然然會有鬥爭。

「有人的地方，就有江湖！」

九門無才子

第一回 紫花夢蝶

第一回 紫花夢蝶

在某個遠離人煙，三面環山，草茵處處的地方，坐落了一個山莊。

山莊非常氣派，其佔地之大，建築之莊嚴，堪比王府。遠看整個山莊，佈局工整，亭台樓閣無一不是精工所造。驟眼一看，不知是朝廷何家達官貴人所住的地方。

但行近再仔細觀察，山莊卻隱約透出一種凋零的氣息。庭園雜草叢生，顯然多年沒人修剪。其牆身雖宏偉卻日久失修，像一個垂垂老矣的將軍，仍保有年青時的氣勢，但實際上卻風燭殘年。

而山莊亦靜得離奇。如此規模的山莊，連同下人住上數十人都只不過是等閒之事。如今卻未見嘈雜人聲，在如此雄偉建築的襯比之下，顯得非常詭異。

正門樑上掛著一個牌匾。正確來說是半個，因為牌匾後半早已破損並不知所踪。現在仍在的牌匾部份，仍見有「江家」二字。第三個字，從剩餘的筆劃來看，應該是個「山」字。所以整個牌匾所寫的，大概就是「江家山莊」吧？

在經過空無一人的前院，再深入後園，終於見一老一少兩人。他們各自手握木劍，正在以比劍的方式練習。雙方都劍走輕靈，有來有往。老者白髮斑斑，最少年過六十；身形略顯瘦削，卻無損氣度，雙眼威嚴有神，予人劍氣迫人的感覺。少年則看來十七、八，一張臉龐同時有著娃娃臉與帥氣的特質；一舉一動總給人一絲猶豫及拖泥帶水的感覺，但眼神卻流露出堅定的光芒。其矛盾的特質正是年輕青春的本錢，正是突顯其未來不可知的可塑性。

比試之間，明顯老者遊刃有餘，少年卻漸進下風，處於守勢。

「叮咚！」

老者看準時機，緊執木劍，半身劃了一個半圓，對準少年胸前斬去；少年雖提劍護身，但仍被這一著彈出十五、六尺外。

「遊兒，剛才最後五招下盤功夫不足，今晚再練習紮馬一個時辰！」老者道。

「師傅，我剛剛已跟你過了百來招，比三個月前進步得多，何苦又再罰我紮馬？」少年說道。

「腳下功夫乃練劍的重中之重，多多練習只會有益無害，怎算懲罰？」老者再道。

少年無奈嘆了口氣，提劍站起，緩緩的步向井邊提了口水，舉頭便急急喝下。

老者：「還有，剛才你其中一招『人之初』，還欠一些火候。此招乃廿八路『江家劍法』基礎中的基礎，必須把這招練好，才能把其他招式的威力發揮出來！為師知道你性格略嫌柔弱，但劍招使出時，還是要帶點狠勁才行。」

少年：「師傅，你說的我都明白，我也會好好的練。但這樣苦練劍法，為什麼又不許我將來找天宗派的人報仇？我練劍又有什麼意義？」

聽得少年一問，老者一怔；之後低頭沉吟半久，才道：「天宗派為正派之首，勢力太大，不應輕易招惹他們。但遊兒你作為江家之後，傳承『江家劍法』還是須要的。」

少年聽後一副無可無不可的神情，事實上，老者的回答一早在他的意料之內。本來他就不喜歡殺戮，而且上代的恩怨，也是在他還是襁褓時發生。雖然他也對仇人反感，但他還沒有那種非報仇不可的憤怒。

少年原來名曰江宇遊，乃從前雄霸江湖一方，如今已幾近滅門的江家遺孤。而老者則名為蕭同，從前乃江家山莊的家臣兼管事，如今成為江宇遊師傅，每日只希望他能練就江家劍法，繼承江家衣鉢。

原來大約四十年前，武林發生所謂的正邪門派之爭。當年天宗派與若干門派組成聯盟，並在朝廷暗中相助下，推舉了當時的天宗派掌門見峒道人為武林盟主，並自命為「正派」。

為了打壓其他不肯屈從的武林人士，正派將其他不服之門派貶稱為「邪派」，從此展開了數十年的正邪門派之爭。

而江宇遊家族所屬的勢力江家山莊，本為武林正派；與天宗派、氣道門、丹心會並稱武林四大正派。但十七年前，剛接任天宗派掌門及武林盟主的公孫孤日，在黃山武林大會上，突然指控江家勾結邪派，將其時的江氏當家——江宇遊的父親江仁之，連同江家主要人物一一殺害。後來公孫孤日率眾四處討伐江家餘部及門生，幾近將江家一脈清滅殆盡。

但奇怪的是，當年江家夫人臨終托孤，將還是嬰兒的江宇遊交給家臣蕭同照顧，公孫孤日竟也沒再追殺，甚至他們兩人回到江家山莊生活，也沒再找上他們，似默許放過二人。武林有一說，認為公孫孤日為正派盟主，念在舊日情誼，網開一面，盡顯武德。

江宇遊對父母及過去江家的一切可說是毫無記憶，反而對師傅則情同父子。但無論如何，這種先將對方滅門再放過其中一小撮人的行為，竟可稱為「德行」，當中的邏輯他是想破頭皮也是想不通的。

與師傅練劍後，江宇遊便到山莊後方一處小小耕地打理農作物。他們種了些地瓜、蕃茄，產量不多，但還算可自給自足。有時亦會運用輕功，到森林處捉些如兔子的小動物作食材。若收獲多了，會將其部份拿去山下最近的市集賣去或以物易物，換取生活用品。

這種耕種和打獵的生活，他們更視之為武學中的體力練習。過去江家山莊全盛時期，也非常重視這種「入世」的訓練。即使從前不憂生活，仍要求門生耕獵修行；現在只餘師徒二人，蕭同當然更是將這種傳統持續，否則也不知如何解決生活問題。

突然，江宇遊聽到遠處有幾陣吵雜人聲。自江家沒落後，山莊座落的山頭已經鮮有人到訪，偶有獵人或上山採藥之士路經，也不會十分嘈雜。但這次卻似有爭執之聲，則非常罕見。那會有人故意到荒廢山上吵架？

江宇遊十分好奇，於是運起內功，靜悄悄用輕功偷偷走到聲音來源附近，在草叢後藏好，看看到底是什麼人大老遠來到這裡爭吵。

只見三名身穿靛青色錦衣的男子手握長劍，正進迫著一位少女。中間一名男子明顯為領頭人，看樣子不過二十多歲，為三男中最年輕一個；氣宇軒昂，眉宇間散發著過人自信。這個年紀領著兩個比他至少大廿年的人，可見此子本事不少。

江宇遊再望向少女，少女看來跟自己年紀差不了多少。一雙眼睛又大又水靈，瓜子臉而小嘴，長長秀髮束成多條辮子，配上白皙的臉龐，看得令人心醉。

而少女的服飾，江宇遊之前從未看過。一頂小小的綉花帽，以紅黃色為主的絲綢長裙，穿在少女身上顯得非常合襯。

只見三人中站在較後的一名中年錦衣人道：「邪派妖女！快交出仙狐日月璫，乖乖聽說話的或可免你一死！」

江宇遊仔細觀察，果然見少女兩邊耳去都掛有耳環，垂掛著耳飾，左邊圓日形，右邊則月形；以耳璫來說略顯浮誇。

少女柔聲道：「這可不行，這是我狐教聖物，師傅曾千叮萬囑要小心保護！」

領頭青年道：「宋姑娘何苦為難大家？一路以來我們追了你多少里路？妳輕功或許是真的不錯，但現在內功已近乎虛耗，想走也走不了多遠了。加上真的動手，你無論如何也不是我們的對手吧？只要交出聖物，我可保你安全，否則……」

只見三人對少年步步進迫，少女一雙眼睛瞪得大大的，顯得不知所措。

江宇遊雖不知事情底蘊，但見三個大男人欺負一個柔弱小女子，心底不禁有著一股憤慨。但師傅多次叮囑不要涉及江湖之事，以免與正派人士槓上，招惹殺身之禍。當下也正猶豫，是否現身去救那名少女。

突然，三人中其中一名中年男子縱身上前，伸身似想搶走少女耳環；江宇遊再也按捺不住，跳出並拔出木劍，劍面拍向那男子，竟將該人像「黏」似的貼在劍上，然後江宇遊再向前一揮，將那男子向前拋出數十尺。餘下兩人見狀，立刻接住被拋男子，以免他受傷。

這時，領頭青年一邊扶著同伴，一邊大叫「是甚麼人！」

江宇遊想也沒想，立即提著少女手腕，頭也不回地拖展輕功，轉眼已經向樹林之處跑出半里之外！

原來剛才江宇遊向男子施展的，是江家劍法中的「一而十」；為借力打力，以小勝強的高深劍法。熟練此招的箇中高手，只要看通對方招式，便能用這招轉移拖力方向，以數倍之力反擊。江宇遊平時與師傅練招，也只有三四成把握成功。但他剛才觀察評估，真的動手起來，他未必是三人對手，因此只能用此招一搏。幸而剛才那人不是拖展甚麼高深招式，只是隨手一伸，加上幸運成份，竟讓江宇遊一擊得手。

江宇遊與少女跑到森林深處，在一片草地上，江宇遊伸手插向草皮之中，往上一提，竟有一道暗門，原來是通往江家山莊的秘道。江家本為武林人士，山莊興建之初已預設多條秘道。這條暗道出口正是剛才後山處，出口門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，植有草皮，平日難以發現。江宇遊從小在這長大，得師傅告知，才掌握其位置。

江宇遊進入暗道後，才放下少女手臂，慢慢一同向前步行。他低頭不語，剛才沒多想就幫了少女，現在卻猶疑不知下一步怎樣做。那三人雖一時三刻不會發現這秘道，但遲早會找到山莊。是找師傅幫忙擊退對方？一同離開？該如何開口向師傅說？師傅真會幫忙嗎？

「公子，請問.....」少女膽怯地問道。

江宇遊這時才回過神來，望著少女，才想起自己剛才擅自救走少女，與她一句說話也未曾說過，實在大為無禮。

江宇遊道：「姑娘請勿見怪，剛才情況緊急，才會如此不敬，對不起。」

少女仍語帶警戒地道：「敢問公子如何稱呼？請問為何出手相救？」

江宇遊聽他一說，才想到那少女是擔心自己是否又會對她不利，甚至跟剛才三人一樣搶她的聖物。想來少女不明就裡，就被人提到秘道，有此懷疑也是人之常情。

江宇遊道：「在下江宇遊，剛才見幾個大漢將妳圍著，也沒多細想，就衝出將你救出，勉強要說就是一時衝動.....」

少女聽後怔怔的看著江宇遊，像不太相信她聽到的，並道：「江公子武功不錯，相信系出名門，難道不知我這身裝束是武林邪派狐教的教眾服飾嗎？難道就不怕就邪派扯上關係？」

江宇遊道：「老實說，我剛還是第一次聽到狐教這個名號，師傅雖跟我略有提及武林正邪教的事，但大體也只說過幾個門派。何況我家十多年前也被打為邪派，邪不邪派對我來說還不是一個樣。」

少女回應道：「那江公子是何門何派？」

江宇遊道：「我師傅名叫蕭同，聽他所說，我家以前是用江家山莊名號在江湖行走的。」

少女道：「江家山莊？想不到還有傳人在世！我以前也聽過江家山莊的故事，雖聞當年天宗門沒趕盡殺絕，但十多年來也沒門生在江湖行走，江湖中人都說山莊中人實在已經全部死掉了。」

江宇遊道：「聽師傅說，江家只剩下我和他兩人了。這條暗道可返回山莊，我想了想，還是先速回山莊跟師傅稟報，再從詳計議。」

少女道：「江公子，此萬萬不可，剛才追迫我的仍武林第一正派天宗門，你窩藏著我，加上你家過去恩怨，他們一定不會放過你和你師傅！我還是獨自逃去較妥！公子放心，我自問輕功還不差，只要稍事休息，就能再次施展輕功。」

江宇遊這才回想到剛才提著她離開時，感到她身輕如燕，相信她是用餘力再運輕功，讓自己能較輕鬆逃去吧？但想到剛才三人武功不弱，她一個女子輕功再高都十分危險，於是說：「姑娘，剛才那幫...就是天宗門的人吧？他們恐怕仍在樹林那邊四處搜索，你從那邊出去，很容易會被他們碰個正著！這條暗道另一邊正是山莊，你要休息還是找我師傅幫手也好，也要先回山莊，還是先跟我去吧！」

少女低頭半睜，然後道：「.....好吧，似乎現在也只有此途，我們先回你山莊去吧！」

江宇遊道：「好！我們快些動身回去，在那些人找上山莊前想辦法.....呀，我也忘了問，請問姑娘如何稱呼？」

少女道：「我叫宋海蘭。」

第二回 夢行無界

第二回 夢行無界

江宇遊和宋海蘭一路在暗道中步回山莊，其間幾乎不發一言。江宇遊一方面擔心如何跟師傅解釋整件事，另一方面亦正煩惱該怎樣對付天宗派。天宗派過往對他家族的所作所為，雖只從師傅口中所知，但已令江宇遊對他們極為厭惡，今日實際一見，更令他對天宗派反感。不過聽師傅說天宗派勢力龐大，今次恐怕連累師傅，兩師徒遷離山莊一段時間看來也少不免。

宋海蘭見江宇遊愁眉不展，便道：「江公子，請你放心，當一到山莊，我便會離去，不會拖累你和你師傅。」

江宇遊回道：「宋姑娘，是在下主動決定救你；何況我這一出手，天宗派無論如何也會找我們算帳，怎樣也脫不了關係，先見了我師傅後再想辦法吧！」

宋海蘭眼見江宇遊一再堅持，也不再說甚麼；但她暗中決定，當到達山莊，有機會便自行逃去，以免給江宇遊師徒再添麻煩。

他們兩行再向前行了四、五十尺，終於來到了盡頭。往上一望，果然有一道暗門出口。江宇遊略拖輕功，把暗門打開，再提著宋海蘭一同上去。宋海蘭一看，是山莊的後園；雖然附近的建築有點失修，但這個後花園倒是修葺得不錯，栽種得最多的是粉色的杜鵑，其次還有紫色和白色的，雖說種植數量不算很多，但也稱得上美不勝收。

宋海蘭問道：「江公子，請問這片花園是由你所打理？」

江宇遊道：「宋姑娘見笑，這個山莊始終是我的家，可以打理修葺的地方，我也會盡力。但房子和建築始終缺乏材料，沒能修補。師傅說有錢也先用於生活必需品上，房子只要穩固，也就不必要粉飾。否則我真想把牌匾弄好！」

宋海蘭望看花園，其顏色排序明顯有經過精心襯配，每棵灌木亦鮮見黃葉，足見整理者是個細心之人。

「師傅！」江宇遊見到師傅蕭同，叫了一聲便一個箭步衝前，宋海蘭見狀亦急步上前。

蕭同回頭一望，見江宇遊帶著一個陌生女子過來，心知不妙，板起臉問道：「遊兒，這位是何家姑娘？」

江宇遊便開始簡述剛才發生的事了，蕭同越聽面色便越是鐵青，但竟也忍著沒有作聲，待江宇遊將所有事情交代了一次。

宋海蘭一看蕭同面色，當下自然知道他的心情。江宇遊一說完，她便接著道：「前輩，此事與江家山莊無關，我這就離去，絕不會連累你們！」宋海蘭隨即準備提步離去。

蕭同隨即叫道：「姑娘請先留步！」宋海蘭一征，停步後再回頭。蕭同再：「姑娘是狐教的聖女？」宋海蘭面略有難色，但仍回了一句：「……是的。」

「唉！」蕭同嘆了一口氣，再道「想不到我們已沒在行走江湖，隱居於此，但仍然惹上此等江湖大事。」

江宇遊道：「師傅，那班天宗派實在不是什麼好東西，竟然如此欺負一個女子，我出手相救，實有道理。」

蕭同道：「天宗派固然不是好東西，但這位宋姑娘恐怕也不是柔弱女子。」他望一望宋海蘭再道：「她乃狐教聖女，地位可比教主；且管有教中聖物仙狐日月璫。傳說聖物隱藏了狐教上乘武學，因此一直引來各派覬覦。狐教乃邪派中其中一支主力，因此正派一直想藉詞強搶聖物。正派的人數及勢力雖然乃邪派數倍以上，但聞說狐教總壇機關重重，高手亦眾，正派一直也不敢貿然出手。」

江宇遊過去曾經聽師傅說過一些江湖故事，狐教之名他也有些少印象，但未曾如此詳細理解過，心裡充滿好奇，有十萬個問題想問；不過他亦自知不是適當時候去再追問，只簡單問道：「師傅，但現在天宗派似乎已經不怕了？還明目張膽地去強搶。」

蕭同道：「我已十多年沒行走江湖，現在江湖形勢我已一無所知。莫非天宗派勢力已擴張至不怕強攻狐教了嗎？」

宋海蘭一時低頭不語，江宇遊見狀即道：「師傅，當務之急，還是先應付那三名天宗派的傢伙！」

蕭同道：「這個自是當然！遇上此等大事，即使宋姑娘即時遠走，我們已是脫不了關係。只望他們就只有三人，否則……」

蕭同心中正不斷盤算，他心中也有一絲閃過，是要將眼前這個宋海蘭捉住，再帶罪立功交給天宗派的人來贖罪。但這念頭也隨即消逝，畢竟這有違俠義精神。他從小便在江家當下人兼門生，江家之前兩代當家一直也以俠義為先，不能以強凌弱、乘人之危。而從前江家一直也對所謂的邪派，態度較為溫和，更何況現在江家也被人貶損為邪派？若對方只有三人，而又無可奈何下只能硬碰，或許可以將對方除掉。雖然未知來人武功實際如何，但聽描述應該輩分比他低，加上江宇遊，應該可以應付。但萬一對方有更多人，則恐怕未能力敵。

蕭同道：「遊兒，我們先立刻收拾細軟，起行離開，先逃離這裡再作打算。」

江宇遊一生也未出過遠門，最遠也不過去到山下的小鎮，當然也不知師傅想到那裡避難，於是問：「我們該逃往那裡？」

蕭同道：「我們先去極南方的獅子島，找外號神獅的島主東方照。他乃邪派第一高手，所有正派中人都對他忌憚三分，而且他極為好客，相信會暫時收留我們。我們在獅子島處，短期應該會是安全的。」

江宇遊道：「我們何不到宋姑娘的狐教總壇暫避？」

蕭同似笑非笑道：「相信狐教總壇不是我們這等外人可以隨便出入的吧？是吧，宋姑娘。」

宋海蘭無言以對。江宇遊則道：「師傅，我現在立刻趕快收拾行裝！」

江宇遊立即匆匆執拾行李，準備與師傅離開。宋海蘭：「江公子，想不到因為本教之事，連累你師徒倆人，實在非常抱歉。」

江宇遊道：「宋姑娘莫要這樣說，路見不平、拔刀相助，本來就是我們學武之人該當的事！反倒是宋姑娘，妳是要到那處落腳？還是要跟我們到獅子島去求助東方主？」

宋海蘭低頭考慮道：「我跟師傅失散了，回總壇恐有天宗派埋伏……」

江宇遊道：「宋姑娘可以之後再作決定，當務之急，我們先一同離開這裡，逃離天宗派一黨人的追查吧！」

宋海蘭說：「這樣也對，先逃離再說吧！」當下便與江宇遊去找蕭同。

江宇遊到前庭見到蕭同後便道：「師傅，我已經準備好了！」

蕭同說：「好！我們立刻去灶房吧！」

宋海蘭聽得不明所以，但江宇遊立即明白蕭同的意思。原來江家山莊的灶房中，有著一條最隱蔽的秘道，可通往南方後山。此秘道在灶頭之下，要運用內功將灶頭旋轉，就能將之升起及看見入口，入到秘道後亦能將之恢復原狀。若不是山莊中人，是極難察覺此處是有機關及另有洞天的。江宇遊明白，若能進入這秘道成功逃脫，天宗派一行人一時三刻也是難以追上來的。

正當三人剛動身，想由前院前往灶房的時候，突然，一人從庭院的外牆翻騰躍入，正正落在江宇遊三人前面，來人說道：「三位請留步！」

江宇遊定神一看，原來是剛才追迫宋海蘭的天宗派門人中最年輕那位。那人續道：「想不到江家山莊竟然還真有餘孽，還阻礙我們捉拿邪派妖女！」

蕭同喝道：「你是什麼人？到底想怎樣？」

只見那人哈哈兩聲說道：「晚輩周天逸，乃天宗派弟子，奉師傅之命，要奪回那邪派妖女所持的聖物。」

蕭同冷笑道：「『奪回』？恐怕是『強搶』才對吧？」

周天逸不置可否，回道：「前輩應該就是昔日江湖人稱『千狼劍』的蕭同老先生吧？」

江宇遊道：「『千狼劍』？」

周天逸道：「聽我師傅所述，蕭同老先生昔日行走江湖，一手『江家劍法』使得又快又狠，有如千匹狼在圍攻，因此江湖中人就替他起了這個名號。加上江家勢力如日中天時，蕭前輩是江氏當家的左右手，名聲可算是響遍江湖。」

江宇遊雖然曾經聽過蕭同憶述江湖中事，但對自己的部分往往都輕輕帶過；想不到他當年竟是如此威風。因此雖現在身陷險境，但仍不免覺得好奇。

而就在這時，另外兩個剛才一起追捕宋海蘭的天宗派弟子亦從正門趕到，站在周天逸兩旁。

周天逸道：「雖然江家山莊現已淪落成為邪派，亦一早凋零。但念在蕭老先生為江湖前輩，只要三人

跟我回天宗派一趟，並交出仙狐日月璫，我可保三位暫時無性命危險。我還會在師傅面前替你們求情，不過下場如何，還是要等師傅發落……」

蕭同說：「你這個黃毛小子，既然你知道老夫昔日名號，莫非你認為你可以擋得住我嗎？」

周天逸道：「蕭老前輩已隱居多年，當然不知世間事！江湖一向都是長江後浪推前浪，晚輩自信武功未必在前輩之下！」

站在後面其中一位中年天宗派弟子說：「周師弟可說現在武林中數一數二的年青高手，乃『武林三公子』之首！」

周天逸道：「師兄見笑，兩位師兄也是本門中的高手弟子。我們三人圍攻，即使蕭前輩和你旁邊那小子聯手也是必敗。剛才我們只是一時大意，才讓那妖女逃脫。」

只見周天逸道和另外兩人，也將背後的劍悄悄提出，似想準備出手。江宇遊亦暗中提氣，打算與師傅跟眼前三人決一死戰。他由一開始已不斷觀察，周天逸跳入山莊時露了一手，三人中幾可肯定以他內功最高，可知他剛才所說的並非自吹自擂。

突然，蕭同大喝一聲：「遊兒快走！」蕭同使出江家劍法中的『日月星』，用極快速的手法分別向天宗派三人刺去，三人也即時提劍擋住。只見除周天逸外的兩人也同時被這一劍震飛，周天逸則後一翻，再衝前橫向一斬反擊。蕭同則用劍檔下，雙方互不相讓。

江宇遊則大叫：「師傅！」蕭同隨即回敬了一個凌厲眼神，江宇遊知道師傅是要自己和宋姑娘盡快離開。他猶豫了一下，但知道師傅生性頑固，無論怎說也不會改變主意，於是當機立斷，還是提著宋海蘭的手腕，施輕功逃去。

周天逸眼見宋海蘭正想逃去，便想立即追趕；不過蕭同一直與他纏鬥，而其劍法確實厲害，令他無法分身，他於是說道：「你們敢違抗武林盟主及天宗派，一定沒有好下場！」

江宇遊立即跟宋海蘭跑到灶房，匆匆打開機關，跑進秘道。由於生怕天宗派三人看到機關秘密，江宇遊進去後亦即時將入口關上，隱藏秘密。

進入暗道後，他倆人亦沒有停步，立即以輕功趕路。也不知行了多遠，又見一處盡頭。江宇遊把出口打開，外面乃一片山坡，又是另一番光景。

宋海蘭這時問道：「江公子，你會否擔心你師傅？」

江宇遊答：「擔心，非常擔心。我恨不得立即回頭去幫我師傅！」江宇遊低頭，神情有點激動，再道：「但我知道師傅一旦決定了的事，任何人也說服不了他。」江宇遊強忍著他的淚水。

宋海蘭安慰他說：「蕭同前輩武功高強，即使面對天宗派那三人圍攻，也一定平安無事，江公子先不要擔心。」

江宇遊道：「現在唯有相信師傅他老人家，他一定能衝出重圍，找回我們。」

宋海蘭認同似的點頭，再問道：「江公子，我們現在該如何是好？」

江宇遊考慮了一下：「我們先立即趕往山腳，去遠處的其中小鎮先稍作歇息，以我們的腳程應該剛好入夜前趕到，當然亦要提防天宗派的人找上門。之後，就聽師傅所言，趕往南方。」

宋海蘭：「江公子，我冒昧要求，可以暫時與你一起上路嗎？我想一路打探我師傅和狐教的消息，一旦知道我師傅在那，我就立即跟江公子分道揚鑣。」宋海蘭最初的確不打連累江宇遊兩師徒，但事至於此，一走了之反而不負責任。若能找到自己師傅或狐教中人，反而可以協助江宇遊一把。

江宇遊：「這個自然可以，既然已作決定，我們就立即出發！」